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語二

別長樂顏體嚴語

廣東長樂人顏體嚴將之南安來曰容端得令南安
聞其縣無城郭且多盜也容端欲作城如何曰往視
民力而後可舉也欲禦盜如何曰往視民性而後可
行也是故田葉有分耕耔有時征歛有藝用出有節
則民力足雖以築百雉之城民不勞矣役使有序鼓
舞有本誨訓有禮動作有法則民心革雖以開萬家
財用至

樂事量
力得盜
思致此
守令之
最要者
大都處
拙聚散
財用至

急不
民財可
驅民苦
矣

之力。民不偷矣。體嚴曰容端半年而後到南安未洽
年而又當覲期比歸南安又不止一年有餘也在途
之日多在邑之日少容端雖竭力以往其如南安何
曰子不聞信在言前令在行後乎

別陳敬夫語

陳敬夫將還通州過鷺峯東所曰夫君子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當何如其用功也曰此慎獨極密之功耳
夫身雖未動也而敬已存乎其先蓋無須吏之弗敬
也口雖未言也而信已存乎其先蓋無須吏之弗信

此情實
所必趨
不希以
告敬夫
也昭君
出塞罷
一淚

也是故不動之敬無敬之敬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有
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是也。不言之信無信之
信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
者是也。故動而後敬敬已微矣。言而後信信已薄矣。
故周豐謂殷周之誓會生疑畔也。夫動而後敬猶以
為敬微。况於動而不敬者乎。言而後信猶以為信薄。
况於言而不信者乎。是故詐偽作焉。盟詛興焉。上下
以術相與。遠邇以名相誑。故謀不閉而兵不寢。皆由
此出也。故君子於天下之平。操其本在於篤恭至誠。

云。子今謂仲跖信人乎。不信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
自言其如何而信也。至使小邾射不信千乘之盟。而
信其一言。則何以得於此信邪。子今謂程正叔敬人
乎。不敬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如何而敬也。
至使過其門者無不肅。得其書者未嘗不滌手歛衽
以觀。則何以得於此敬耶。苟其治身也。如仲跖然。如
正叔然。于以遯不動不言之學。雖虞夏之道。又何遠
乎。

別徐子中語

江陰徐子中將別鷲峯東所且曰則何以教洽守以終身行也先是子中嘗問子說則告之曰斯歸也甚無他求惟顧名思字以此義理浹洽于中則可也夫學之所以半途而廢道之所以白首無成者皆生於不悅也苟焉能悅也又則義理浹洽于中自不能已孔子之所以爲聖顏子之所以爲賢皆在於此此論語第一義子中不可小視之也然則何以能悅夫子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好且樂可謂悅矣然必自知始焉則所謂格物以致

真知實
論能者
之食行
者之家
惟適其
所願乎
足矣

知者子中又不可造次顛沛浩少違也

別周懷玉還福寧語

學者率喜談高而厭卑。卒之高未至而卑者亦荒學
者率喜言遠而忽近。卒之遠未至而近者亦亡。是皆
與懷玉所嘗論者也。斯往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
正流俗不可乎。又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宮室
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處。夢寐交遊乃見道處。

別林基學語

處士林基學將還莆田涇野子會諸相知餞而合語

焉。顛州何廷仁曰：昔者橫渠張子方授易於學者，以程子善論易也。即徹臯比使學者聽易於程子。程子講仁敬之道於學者，及得張子之西銘也，深重之比。諸大學雖於其高弟如尹彥明者，從遊半年後方授之。廷仁常以為二先生之甚公也。涇野子曰：此真道學之真脉，非後儒執泥以說者可及也。且不聞孔門乎？師如仲尼，而其徒面論其迂，不以為犯也。友如子夏，而其執厚，或公言其罪，不以為訐也。又不聞虞廷乎？舜之論威頑諛，亦未為甚失也。禹敢口然而心不

說盡古今人病
痛乎世復有此
外金針乎則有
下手工夫耳

然對之曰俞哉不以為誚也。臯陶之論知人安民雖其嘉謨也。然言未出口乃先自嘆其美以為都不以為誇也。然則張程二氏之學其亦得孔門虞廷之意乎。厥後朱陸二氏之徒各立門戶論說相攻雖亦為道懇切之意即其所至未必能如程張之無我也。於是基學作而曰請即以是贈乎賢曰斯言也。於基學真有益宜行以書紳者也。蓋基學之在驚峯東所者已數月或告子善或言子過予亦嘗面取之而心重之若基學之學予或力論其失或聚眾以辯其所未

至初未見基學之易從也然則基學斯歸信不可以他求矣

別紀豫之語

紀進士豫之將告歸永豐過鷺峯東所曰立且行矣則何以語乎立也曰吾與豫之往來之數話語之詳視他人已過且久矣何又言曰即是書之使立也他日不忘耳曰豫之與其不忘於予言不若不忘乎其心也吾言不足貴君心則可寶且豫之有近道之資又為希聖之學非其心之美也而能若是乎茲往也

取於者
而深于
此象也
則虛無
之利也
凡仙學

者類然

惟是燕友足以忘其勤。偽友足以忘其誠。傲友足以忘其敬。侈友足以忘其守。禪友足以忘其真。諂友足以忘其介。游友足以忘其業。豫之而不近焉。則其心之忘者鮮矣。又何賴吾言哉。

別戴時化語

夫學貴專不貴博。貴近不貴遠。博而不專則雜。遠而不近則荒。故雖舜禹之學止在精一。而伏羲之遠取諸物者皆近取諸身也。後世有周程張朱之志者。然或為曹劉鮑謝之業。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有韓范

意廣而
辭不費
徒在者
道不到

富馬之志者。然或取老佛莊列之妙。可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時化質羨而趨正學。篤而文良。無寧以此為是乎。昔孔子見易於開門闔戶之間。而以君子不多責。端木賜不可不存視也。

薛惟亞送至南寺留別語

惟亞問莅官。荅曰莫如信。問守身。荅曰莫如平。平則素位而行。於已無不得。信則惟義是比。於人無不孚。於斯道也。其殆庶幾乎。惟亞以其言為少也。荅曰不見。司馬君實乎。其人言如人參甘草。行如菽粟水火。

夫道大都。不外人己之。交。若其人。已約言。乎再取。我嚴井。

續之學
司馬融
難夫

今固未嘗不多也。仲子諾一言而廢千乘諸侯之盟，又豈可少之乎。

留別李子行語

李子行分教太學，聞吾說仁而喜之，遂偕馬子修諸僚時聽吾之說仁也。乃又轉誨諸生，發吾之所未至。廣吾之所未能。於是諸生中亦有一二勃然向仁者矣。比予再來京師，而子行已主刑部政，乃復問吾言。荅曰：蒞法之道，豈復外于仁哉。推鞠未至，則有隱隱。鞭笞太過，則或霜寃。聽言偏倚，則有左教。蒙蓋胥

此即大
舜與
共語一
堂也
謂明刑

者慮不
出此

論金
石

史則或破律。交際庸人則啓厲階。引小為大則或速
衆。茲數者皆其未仁者也。子行固無此矣。然或造次
之間勿忘之功未至。則其於仁未必不違也。或曰有
巨惡積姦于此。如之何。曰或怵於威。或失於密。或浮
於暴。或昧其機。或徇乎時。或惰于弱。亦其傷仁者也。
子行而能專事于斯。而仁不可勝用矣。

贈別陶季良語

絳州陶季良携其弟模子成暨其門人襄陵盧時暉
至北泉精舍。涇野子誄之曰。季良何從而來乎。對曰。

梓自懷慶父所來也來何事對曰自沙崗拜別先生
後日夜傾慕乃祁暑渡河思欲緝熙前學以請益右
指三生曰且俾此輩蒙養以正耳涇野子曰河內有
何栢齋氏者迪道踐義予嘗擬之仲子路端木子貢
故有詩曰河內重生許魯齋季良不操杖屨以侍左
右乃冒暑跋涉千餘里以至此不亦左乎遂引至西
齋闢其門見几上舊置尹彥明集指而謂之曰曾讀
是書乎對曰未也予曰此人深得程氏之真傳季良
可即從事此書焉季良從事此書五六日貫終始而

皆微嘆曰學不如斯人者非夫也遂以齊尹名其齋
且為之記以獻尚其向往又不欲以尹子自己也他
日子避暑於白雲洞中洞去精舍殆三十里時炎蒸
孔熾季良偕盧生自精舍徒步省予于洞予慰之曰
雙足亦跛乎對曰先生外適雖再跋三十里足亦健
也又他日偶論及登仕版之后將無忘此學乎對曰
斃而后已不能忘也予嘆曰往者季良初業於泮梁
再業於辟雍三業於海印寺予以為溫恭醇雅之士
不意此泉之季良其勇一至此哉古所謂予不能為

季良不
城中立
之求教
涇野葛
友之論
即程伯
子慎友
之古乎
但所禿
法者差
不同耳

若師者。今涇野子之謂也。雖然。予有畏友三人焉。顧季良如事尹子也。池陽有馬谿田氏。季良走三原。謁之。歸而曰。恭敬而溫文。好與人行善。漢郭泰之儔也。豳山有康對山氏。季良走武功。謁之。歸而曰。廣博而嚴毅。愛與人並立。漢賈誼之儔也。涇野子曰。予所不能教者。季良皆由予以見之。將二氏之教。豈非予之所教乎。斯往也。若又能請事何栢齋氏。則予所厚于季良者。不又重乎。夫尹子古人之儔也。予所畏友三人者。今人之儔也。合古今之儔。季良皆能事之。而有

得焉。縱予有教，豈能過之。予又何言哉。時高汝明在側，曰：「陟聞夫子無常師，先生之誨梓者，豈淺之乎？為教者，我克是道也。雖聖學亦可為陟頭，與梓持此以終其身而不渝也。」

贈別陶季作語

陶生模將冠涇野子字之曰季。程楊守中在傍曰：「若是則與陶成之名同音矣。遂改字之曰季作。守中曰：「何也？」曰：「君子以作己而作久耳。作己之謂體，作人之謂用。體用咸備，君子之道周矣。昔者魯仲連曰：『人皆』

此六者
之道宜
以綴三
加之末
庶几令
德無虧
君子

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作已之謂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之謂也。然必先作已而后能作人。已之未作而欲作人，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作已之道如之何？一曰篤志，二曰致知，三曰力行，四曰廣而不隘，五曰平而不易，六曰自強不息。

贈別王伯啓語

八月二十之夕，休宰胡孺道來曰：三原王伯啓北上，先生何以贈之？涇野子曰：夫伯啓於孺道如何？對曰：伯啓坦人也，允人也，他人之有尺寸進者，多傲睨同。

稱人之善而不
浮乎腐
勉人之
進而必
借乎道
此先輩
師友淵
源之益
乎所云
不自足
者學者

儕伯啓身通易書詩禮舉閩中魁元乃自視若無凡
驚峯諸士多親就之樂與之群此非其坦乎其言于
人人無不信以折人之過人不怒稱人有善其人輒
喜其所自至以伯啓非諛也故朋友雖數千里托妻
寄子不以為難此非其允乎予嘆曰有是哉孺道之
知伯啓也夫伯啓疇昔之夜嘗夢母夫人小恙旦即
束書裹糧與其一僕治任以歸垂啼泣詣予以告別
予與諸友慰之曰伯啓可謂以夜為晝以夢為真矣
伯啓姑已乃走僕於崑山叔父得平安家書而後定

於是嘗嘆伯啓之勇于未之能及。則孺道所云伯啓者。非相阿私也。雖然。坦以義而廣。允以克而美。孝以忠而大。故君子之學。恒不自足焉。夫為河者能受涇。渭。漆。沮。諸水。為江者能受沱。漢。溧。澧。諸水。若先為涇。渭。沱。澧。而欲受河與江。其可得乎。故大心體天下之物者。欲為海馬。雖江與河皆受之矣。伯啓斯往也。求師於三人同行之間。擇友於二人同心之際。以踐予嘗所謂為益。臯陶之氣象。顏曾安仲之進脩者。必有事焉。而勿忘乎。不然。幾何不拜其前。所有者而變之。

耶伯啓勉哉

送費振伯語

夫士之治經凡以為學也為學凡以求道也求道凡以脩身也周漢之士大抵然耳故曰經明則行脩士醇則政良乃若後世之士則弗然議論新奇或出先儒之上顧其躬行反不逮於前脩是故君子以行為先以言為後以明經為重議經為輕歸安費振伯蓋有志於是矣嘗過鷺峯東所論學輒能守經據傳有古宿儒之風予甚敬焉雖然學以守經為貴而博取

此真切
破身心
之歲延
我今人
語許者
引為玄
解駁方
者別以
德機此
俱不可
知者也

之功亦不可缺道以砥行為先而與比之義亦不可
廢是故師存於三人之行而功隳於一夫之未獲也
昔者孔門之徒因夫子拱而尚右亦皆尚右此非不
嗜學也然而其變則弗能察沈晦問尹彥明之見南
子彥明曰不見此實背聖人也然而生熟之節則不
可不知是故道有輕重經有常變吾固知振伯有所
躐躐於是矣振伯不日取甲科登臚仕如必行其所
學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於今日之所講者真為
有信乎

壁羨有餘也斯可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語三

題黃日思靜樂園卷語

此涇野
博通
貫時
論漁
艾荷
枝照
色紅

真州黃日思作江村靜樂園。展子蓋著其志也。涇野
子曰：日思靜則樂矣。將動不能樂乎？夫動而不樂，則
并其靜者亦不樂矣。然則何以動靜咸樂也？曰：動而
有物，是無靜也。靜而無物，是無動也。故君子動不惡
物以行靜也。靜不惡寂以舍動也。是故夏時殷輅周
冕韶舞，皆深居陋巷，不改其樂者之所能為也。大行

不加窮居不換之樂。皆四體不言而喻者之所能致也。日思能從事于顏孟之學。可以觀動靜之皆樂矣。若曰避地尋詩。携壺逐侶。以壓塵埃為韶樂也。則與晉六朝之習。吾方憂之。又安能以為靜且樂乎。

書東郊精舍語

東郊精舍者。忍菴童君所構。居其子友仁而誨之者也。忍菴為遺腹子。歷當艱辛。於是孝于先人。遜于鄉黨。任于州里。遇橫逆無所不忍。遂以自号。巡按獎諭以爲一鄉善士。然則友仁自鷲峯東所歸金華其所。

以繼志述事者當何如哉。夫子之爲教以耳。貧改過爲要。德進嘗有過痛自悔責至十數日不能見予。然則自此以往仰承。恐菴君者又豈有他道乎。夫過雖貴於自訟。猶貴於勇改。不然頻復不已。必至于迷復。德進如念恐菴君初構精舍之意。必不以予言爲迂也。

書王生冊語

夫道以有恒爲貴。尤以立志爲先。隆吉者半窓羅氏之壻。谿田馬氏之門人也。隆吉誠學其羅氏則爲佳。

今講學
者誰無
門戶哉
即此陽
木宮片
門戶為
亦也以
其附從
入也但
恨不無
脂粉耳
仕者務

壻學其馬氏則為高徒古之君子動惟取善而惟求諸已者正在於志與恒耳

答朱子仁語

朱子仁來曰斯學也涇野子既無門戶又無脂粉其真實以力行者乎答曰脂粉不可有也門戶不可無也門戶若無其何以升堂而入室哉如所謂真實以力行予雖未能行與子仁共勉夫今有東農西農於此也東農鹵莽而耕滅裂而耘其獲也非莠則稗計百畝之入不及釜庾之多西農則不然未雨而耕先

此語即
之語即

秀而鋤耒入既深茶蓼亦朽引水以區灌漑糞以稔
治及其秋也其實粟粟以為饗飧罔不嘉羨數口之
家歲有餘儲然後知以實為者以實獲以虛為者吾
未見其能有所獲也夫學亦猶夫農也故君子專務
實勝惟恐人知耳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以至
于篤恭之地皆其實焉耳苟至於實也又奚暇論乎
門戶脂粉之有無哉

荅王偉純語

王偉純問言荅曰子於江東知子之學矣今於都下

淫野平
立學問

知子之仕矣。夫學不溺乎燕友者為真學。仕不儻乎俗吏者為良仕。偉純已篤真學。又豈不良於仕哉。勗旃。

示陶成語

成乎汝知爾父祖命名之義乎。蓋欲爾之成身也。汝嘗見為陶者乎。陶缶不成。其腹不側則扁。以注物則溜也。陶孟不成。其口不偏則彘。以注食則溢也。陶甬爵瑚璉不成。則奇衰頗越而不正。以勺酒醴則泛濫。以載黍稷則淋跌。明不能燕賓客。幽不能格鬼神。可

學者取
教訓而

交求之
庶几以
无注者
毋无注
則巧令
器可用
矣

不惧哉。然則成之也。柰之何。曰。日事澄泥。功無毫髮
之間。夜事火劑。心無頃刻之忘。雖為喬叻。以觀殿廡
可也。雖為甌甌。以鞏宗廟可也。

答况仲源澄語

况仲源將還高安。問思慮何以得寧。一曰。從不寧。一
處默。自點檢以斷其根耳。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說

馬氏兩生字說

馬兩生者前兵科都給事中梅軒先生之子也予嘗
隨巡按初公訪先生先生出兩生以見皆威儀溫恭
言動可敬初公乃字其孟嶽曰子高字其仲巒曰子
端兩生拜而受之請予爲說以自警予曰夫孟其知
子高者乎夫在地之物將萬類也長或過尋丈少或
者文有質而不俚者是說也通於名與篆

兩生各
占一山
頭矣

至尺寸。孰有如嶽之巍巍業業。挿霄漢。摩日月。甚或
雲霧烝發之時。即與天爲黨而不可攀。昔孔子所登
以小天下者此也。嶽其無自卑乎。夫仲其知子端者
乎。在世之物將千品也。南有膠枝之木。北有曲流之
河。孰有如巒之亭亭矗矗。紫烟霧。冒雪霜。甚或風雷
搏擊之時。亦拔地端而不可撓。昔孟子所論以取尹
公之他者此也。巒其無自枉乎。且梅軒先生忠謹在
給舍。牧愛在郡守。直道既忤於時。高節益振於後。其
爲家庭之嶽以式。是兩生者久矣。然則兩生之高世

離俗者又豈待予說哉

克齋說

克齋者光祿少卿句容王公克明齋扁齋以言克何
取克已之義也自夫子告顏子後茲學久不講克齋
取以請事當非顏子之徒歟然則顏子之克已者如
之何曰克居室以陋巷不羨數仞之堂克飲食以簞
瓢不慕方丈之席克耳目口體之非禮也凡宋朝之
羨祝佗之佞逆送之目附耳之音皆無矣或曰顏子
未仕者如此可也若克齋列卿士行有天下國家之

通篇淘

洗渣滓

且入理

筮有一

頁氣象

向神情

不可探

討如匹

馬入陣

縱橫席

卷卷筆

責亦如是乎曰夫子亦又告顏子矣行夏時乘般輅
服周冕樂韶舞皆克己之用也或曰今天下水旱相
仍災青迭起窮獨無聊即克齋能用也持夏時殷輅
將奚補曰君子之道在取其義聖人之學不泥其跡
亦嘗聞水火之相息乎非火不水非水不火非水不
火謂火牽也非火不水謂水釋也水以火勳火以水
績互藏厥體交致其用如水益水如火益火水溢火
滅百工具朽故君子懸結繩於質削之日聲絃誦於
干戈之際非達見也曰子於顏子克己之體用皆說

語深有著

矣乃夫子稱其好學獨在不遷怒貳過者何曰凡過與怒皆於體用形也故顏子之學如其道雖失天下不爲怒如其非道雖片言之出一念之興皆以爲過也則過與怒者又已之所先克者乎他日克齋累言之遂爲之書其說

贈半窓子說

去冬半窓子既有四川建昌之命予聞之曰半窓子必不怒已而半窓子既至仕者曰建昌遠隱者曰建昌遠親與疎者亦皆曰建昌遠於是半窓子亦少惑

此淫野
爲半窓
道也出
仕之氣
實如此
昌黎

於其言予謂之曰感之將奈何斯遠也實近也半窓
子乃不惑今春半窓子既有山東憲臺之命予聞
之曰半窓子必不喜已而半窓子且行親者曰山東
近踈者曰山東近仕與隱者亦皆曰山東近於是半
窓子亦少動於其說予謂之曰動之將奈何斯近也
實遠也半窓子乃不動或曰子何以初知半窓子之
不怒與喜也曰半窓子學爲經世者也使彼以建昌
爲怒必以山東爲喜也子何繼知半窓子之不惑與
動也曰半窓子學爲體道者也使以逆言而惑必以

馬蓋關
八千里如
康庄而
李逢吉
不能且
暮處道
誠不可
以遠近
言也

順言而動也。然則謂遠爲近，謂近爲遠者，則何居曰建昌之遠，以地言也。其近，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行萬里之遙，如在跬步之間矣。山東之近，以地言也。其遠，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居咫尺之邇，猶存遐遠之見矣。是故知建昌之不遠者，可與言近。知山東之不可與言遠者，然則謂崇爲卑，謂卑爲崇者，亦可乎。苟有所見，馬往而非近遠哉。

仰山說

仰山者，侍御宋君獻可所自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其獻可之志乎君鄜州人鄜之東南皆高奴
櫻桃之所環繞其西障以龜山延袤迤北而洛及華
池之水襟帶于其前舊表爲四景曰東生霽日西岩
爽氣南浦停雲北嶺積雪云故開元號三川水數形
于唐韋莊杜甫詩所謂拜掃走鈿車臨臨晚山稠者
此其地也獻可既入官每觸懷起興未嘗不仰跽茲
山焉他日至爲圖以展予則謂之曰獻可操行孝廉
負器剛方事至勇爲無所顧忌爲今之名御史其仰
山也毋止以高奴龜山而已高奴之南有嘉鎮其東

山曰仙人
峯純陽
子踵其
巔按動
蕭聲雲
時威鳳
翱翔萬
籟自失
則所謂
涇野之
品也

有雲巖亦可仰也。宋范希文之在嘉嶺也。墾營田。復廢寨。熟老歸者數萬。西賊聞之破膽。至今茲山手澤猶存。張子厚之令雲岩也。敦本厚俗。每月之吉勸酬鄉人高年。使知養老事上之義。至今遺風猶在。獻可而仰茲二山。則豈非今日范張者乎。曰是斯二人者。正宜夙宿之仰慕。行將求思齊焉。豈敢以負嘉嶺雲岩哉。曰猶未也。陰晉之地有恭華焉。首接前來尾屬符禺。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羶羊肥蠶亦利焉。昔周公以禮樂興西周者。嘗與此山爭衡也。齊堯之地有

岱宗焉。旁接石閣。下行梁父。聳立天門。日觀其高。四十餘里。鴈飛。虎阜亦負焉。昔孔子以道德起東魯者。嘗登此山。比高也。獻可若又仰此二山。則何如。曰宜出按于外。久不聞斯言。茲雖仰之彌高。亦所不厭矣。歸將視高奴龜山如拳石耳。

抑齋說

此周少司寇公克之齋扁也。公號玉巖矣。棠陵方子所題也。則何以又抑齋云。公自謙曰。君子比德於玉。則吾不能。且吾之名廣也。言心體之大耳。充之則

夢也萬
而引以自
抑則所謂
夢覺之
關乎克之
家雜正志
已為神物
擬護彼其
處嚴嚴
若夢夢
者真幻
辨耳

無所不該苟不從事於抑而忘篤實之功何能稱吾
名與字乎夫公為御史時以直言被謫廣東懷遠驛
丞厥後權姦既誅起為建昌知縣乃又以直言謫沅
州竹寨驛去驛百步則灌莽也虺蛇虎狼之所穴處
而遊行公乃獨居其中止次子士淹侍焉一夕夢老
人拄杖以過問其年曰八十矣詰旦偶展及大雅乃
見抑之篇焉諷詠不已既而頓悟嘆曰夜所夢老人
非衛武公耶今所讀抑詩者非以啟予耶全令德而
堅晚節當不在是乎乃遂扁抑齋於燕居以自儆夫

公也。兩言之事皆關切大政。言人之所不能言。其兩
謫之地皆窮極荒遠。處人之所不能處。當其志與氣
固可以橫四海而塞天地。不可謂非廣也。乃以抑齋
自勵。則公之所造豈有窮已乎。且予讀抑詩矣。不過
謹于言行耳。故抑於言則必磨白珪之玷。以惠朋友
而承萬世。抑於行則必慎屋漏之覲。明爲民則而幽
爲神格矣。公如是也。又何慮不稱其名與字哉。雖崇
陵子所謂玉立千仞之岩者。將在是耶。若曰斯抑也
以前之言而爲戒口位之高而或持。是以免皆不知。

公者也

陳汝學字說

太學生陳子文祿在鄉校羈冠時嘗問字於戚文霞
山蔡山霞山字之以世勲踰數歲祿心未安也復質
於霞山曰吾丈以世勲字祿是使祿求在外者也非
求在內者也請易之以他字祿將從事焉於是霞山
曰夫子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其更字之以汝學
乎比汝學選貢入南雍嘗從予遊暇問其字說焉涇
野子曰是不可以他求也聞汝學嘗不忍食榘思學

爲已務
實等項
言學者

不一途
莫若此
隨事而
學其體
認切其
受用無
窮也此
涇野喫
緊為人
處

曾子之孝矣。却還官饋。思學原憲之廉矣。事兄嫂如
事父母。思學韓愈之恭順矣。夫孝廉恭順皆此心之
仁也。使學孝而能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則不愧於曾
子。學廉而能薄于自奉。足乎百姓。則不愧于原思。學
恭順而能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使四海皆兄弟也。雖
孔門之徒亦可班。况韓愈乎。夫然則內不辱其親。外
不忤于人。王公不能榮。諸侯不能辱。天之尊爵果在
乎我。其烏祿也。真可以爲文矣。苟學之不務。而惟祿
之干。幾何不爲患。得患失之鄙夫。我雖千駟萬鍾于

我何加焉。

顧汝和情字說

汝和閒字說。荅曰：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看。此不一粒幾於說中乎。曰：學未有不中而能和者也。烏乎看。曰：慎獨則七情齋明。

陳氏二子名字說

陳安邑自寬有二子。請予命名。且字之。其長也。名曰臨。字伯咸。其次也。名曰觀。字伯孚。且與之說曰：在易臨之九二。剛中二應。六五誠意相感。不順私命。故吉。

無不利臨乎其在咸乎苟積諸已者不實吾未見其
能咸也易觀卦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天下
化也夫孚也者信也信在乎中自著於外故爲可觀
若巧辭也莊以鮮仁誰其視之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解

毅齋解

毅齋者劉克柔乾之齋名也。齋言乎其毅者止於毅也。人之止莫如齋。人之求止莫如毅。毅也者義也。循義而義必至也。毅者克也。舉義必勝也。毅者振也。於義有挫必自振而起也。故有目毅曰視明。有耳毅曰聽聰。有口毅曰言義。有容毅曰色信。有手毅曰持正。

其大手
筆非擬
檮啖砌
之比真
懸河倒
噴可與
原道篇
並傳

有足毅曰履端故獨處不愧謂之燕居之毅。男女族
兄弟友父子慈孝謂之家庭之毅。五服和睦謂之宗
族之毅。賓祭婚冠有贊有佐有文有質謂之鄉黨之
毅。舉善告違謂之朋友之毅。寬而簡莊而不戾謂之
臨民之毅。事君有面諍無背言處臣有公舉無私黨
謂之朝廷之毅。士卒挾纊戰勝謀成謂之軍旅之毅。
祭必獲福謂之交鬼神之毅。故久而不倦其學者恒
毅也。危而不改其度者變毅也。雜而不亂其理者正
毅也。故是非不能罔者毅之智。私欲不能累者毅之

仁志有餘而氣不憚者毅之勇。故臯陶之毅用之於
馴善。周武之毅用之於去惡。曾參之毅用之於任重
而道遠。故毅也者一而已。一者自強不息而已。自強
不息則可以克柔而求乎乾矣。正德癸酉十一月

荷峯解

荷峯者何御史中丞高安陳公之別號也。則何以謂
之荷峯。高安之山有是峯焉耳。夫荷于池于瀦于隰
于沼。蓋澤中物也。峯何以謂之荷。曰澤之有荷。其常
也。峯之有荷。其異也。高安之諺曰。王子喬遇丁令威。

太和虎

崖其頂

蓮池不

盡謂之

六也第傳

蓮花君

淫野解

峯通子

子之學

以有茂叔

志哉

講道是峯峯有荷池一夕花開故荷峯云此異事也
公何以取之曰於異之中又有異焉則非異矣故在
王子則謂之異在陳公則謂之非異則何以謂之非
異曰在地之物其高者莫如山其卑者莫如澤澤在
山峯之上而且荷焉其易所謂咸乎其濂溪子之所
愛而又未及過者乎故君子於是乎以虛受人也故
君子於是乎以通天下之志也是故觀其殆而立之
直矣挹其遺而居之寬矣究其密而本無不務矣觀
其茁茁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睇其房而民各得其所

力食其藜其味深長矣。拈其韻可以欽厥止矣。析取其意而口咀之則中心所發無不實矣。夫公自尹華亭以至令官庶而不苛慈而有斷剛方發於政事孝友著於鄉閭於害惟去其太甚於善不遺其寸長其道固峯上之荷也則雖持是以至宰衡台相而不渝焉可也於戲王喬之事其殆爲公以發兆于前者乎

銘

上黨仇氏鍾銘

雄山仇氏同居四世矣初家範成讀訓會食皆考鍾

此仇氏
家聲注
野既譜
其族又
銘其鍾
將以收
疾為道
而益推
廣之乎

焉有鍾八百鉄正德辛未為流賊所燬人方病其小也乃又鑄二千鉄嘉靖乙酉為暴撼所傷人或疑其楸也茲將鑄八九千鉄蓋欲益合其族益昌其家乎聞諸鳧氏厚無或石也薄無或播也侈無或祚也弁無或鬱也長無或震也短無或疾也則其聲清濁得宜宮羽咸明矣抑亦似仇君之家廣而不私久而不替者乎於戲仇氏慎之哉其母小以楸乎

贊

唐忠宣公像贊有引

讀公奏
議想見
其赤子
心矣乃
共遺像
若此乎感
動人哉風
簷展書
噴古道

予自童州誦公之書慕公之為人未覩其容也公四
十二代孫進士愚捧持遺像敬以展予再拜瞻仰英
邁之氣博雅之學敏果之材骨鯁之忠掬然可見乃
為之贊曰惟唐興元國步斯頻惟參孔妬延齡培剋
在帝左右祀尤孔壬狐鼠城社莫之敢櫻泚滔是肆
蔓及俊烈方夏旣解公當其間厥履艱紮日操荼翰
惟德是揮用開帝謨流澤枯槁隱收人禽李郭鴻勳
公是用考蓋雖媚嫉于姦讒而寔羽翼乎忠良奉天
之際帝膳蔓菁儲無斛粟徵火密勿其何能淑主出

加顏色
伯矣信
夫

只此一贊
公有千
金之骨
而不特
撲乎古
貌者也

皆足邪
外小景

而復還國亡而復存。惟幄之績。並日月光。再造唐室。
上不負君下。不負孝。豈欺我哉。板蕩識臣。百世攸師。
稼軒李先生像贊

行在孝友業。在射冠一宴鹿鳴。三仕芹泮。有俸給貧。
無賄求轉。古昔是則。餽遺是辭。隱以時違。出以親斷。
于道雖未大行。委子使之大顯。瞻拜高風。龍陽之縣。
蓋有古胡安定之風。呂申公之見也。

沙縣公贊

貌儼儼若生。色瑩瑩其明。亦可想見其道之直而遠。

只田數畝
松數株
却無市
井氣味

Y警者
流而有
象賢之
譽是足
以大王氏
之門式

挹其風之清。將任延之。鄙雷同而趙。忭之以琴鶴。自隨者耶。

王母尹孺人像贊

既讀古書。即飾閨行。順事醒菴良友。與並言無苟然。尤慎諸動。上孝尊嫜。下無不敬。紡績訓兒。道不取徑。斯固漢鮑宣之桓氏。晉冀缺之內正也。

箴

宗人府經歷箴

馮李二守文敏作

贊府維察天潢。是尸玉牒。是條堯睦。九竇周誥。康叔

宣仁作忠持此鉅軸藩材爾聞不材以鞠東平攸升
淮南攸劉贊夫孔將少食鹿鳴其竹猗猗汴水洋洋
卓政留解三十一章既二余府滋戩厥明肅肅地徂
天子之取慎爾周旋夙夜在矩德韜孔揚天子爾無
僕夫司戚敢告贊府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後學北地李楨編校

傳

擬子畏于匡傳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與仲由顏淵適陳道過匡匡人
曰陽虎昔嘗我匡人我匡人夢寐未嘗忘也今且至
遂圍之習甲季路曰匡圍譁矣由其爲夫子穆然回
曰止命也夫由曰君子道難神詔之處迺筮得父之
困子路曰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之固

大聖賢
遇變而
不失其
常所見

者定抑
所關係
者至宏
鉅也存
之

也我其死諸誰與從夫子者顏淵曰困蒙曰亨貞
大人吉無咎之譽君子弗求直道而往天地弗違
而况於人乎子路猶愠廼責繇于夫子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之道利用安身茲也若何子
曰由嗟爾之昏於德也危而不渝艱哉夫道若亡
于斯世也予不得而知也如使予得而知也又何
患焉仲由乃欣然彈劍賦秦無衣回賦兔置夫子
賦綿之亂曲闕匡人曰非虎也乃解甲去夫子貌
似虎也

巡撫宣府十二公傳有序

都憲萊陽李公孔教宣府巡撫二年諸政聿興重鎮屹然可保乃曰凡吾所以治宣者非鐸之才也。蓋皆式諸先正之善於宣者耳。又曰前既有創勲立業之人後不可無崇德報功之典於是會同巡按御史許君伯誠宗魯移檄該道僉事倪君公在璣令自宣政初設巡撫以來諸公之亡者稽其履歷列其政行採諸輿論叅之載籍得十二公焉。祀諸昭德堂其或功未大者或雖有功而道不足者例皆不錄乃以告諸

十二公
才品多
所不知
或知而

不甚詳

者乃一

二行實

有惠声

在洛直

声在廷

以視後

人習簡

陋任知

囊者十

二公則

空谷之

足音也

宜以其

傳傳之

總制侍郎臧公瑞周臧曰懿舉也公遂使兩生謁十
二公傳蓋不獨以爲諸公不朽評亦使將來巡撫者
有所資以鄭重斯地也柝因各述其大畧傳之如左
著斯祠之所由興云其中馬故城王和順則柝爲諸
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所聞尤真云

李儀順天涿州人正統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
儀即是地巡撫之始者也創建開張多所法守而又
復廉迪正邊徼信畏然權貴人所不喜也坐是被繫
以死而不悔宣之舊老今猶有能垂泣而道之者

羅亨信廣東東莞人永樂甲辰進士正統五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已巳間權臣竊柄廷臣多依違
於是北虜內侵京邑

英廟北狩時已無宣府也亨信獨以恩義固結士卒
心城得不失陞右副都御史去

李秉字執中山東曹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景泰三年
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是地糧儲提督軍務兼理巡撫
質直不華又剛毅執法善崇用持正之人於是貪墨
歛跡兵強民寧邊人至今猶頌焉累官吏部尚書太

子少保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八年
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初盛自都給事中陞山西
右叅政督理宣府糧儲尋協贊獨石馬營軍務時獨
石八城堡經虜失守盛招撫流離選勁卒戍要害驅
諸怯弗勝戰者于農畝給之牛種歲收其餘租爲市
馬牛器械又置煖鋪萃醫藥立社學建義塚平蔬圃
以慈訓邊郵晏晏歲亦屢豐或禾至同頽比爲巡撫
山人曰是故父母我者也然盛之政益拓於獨石時

墾田滋廣。儲蓄滋富。邊域滋壯。官至吏部右侍郎謚文莊。所著水東日記。亦可考數朝之跡。

秦絃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十八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剛明。能濟事。不憚權勢。雖多著土木工。然皆興廢起頽。民不告病。累官南京戶部尚書。

張錦字尚綱。陝西岷州人。成化己丑進士。甲辰間。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勤慎有爲。利病力爲之興除。龍門萬全左衛二學。是其所奏設者。自是邊檄多禮讓之。

俗累官刑部左侍郎

李介字守真山東高密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元年
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綜理有方尤重學校常率
諸生習鄉禮以倡行伍陞兵部左侍郎猶經畧於此
卒於宣宣人頌其正直而明云贈兵部尚書

楊謚字文寧河南儀封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三年
以左僉都御史巡撫烏政嚴以繩下復團種之制革
馬政之弊邊人賴焉其所著馬政條約亦皆關切時
務陞兵部右侍郎

陳紀字叔振福建閩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字岸凝重外和內剛邊郵多依賴之宣府大成殿樂舞自公奏設

馬先生中錫字天祿直隸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弘治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是地至之日輒奏黜貪殘風紀大振復祀田正牧地畫馬價增團種設官店其事皆可府怨而速禍先生力爲之不憚後陞右都御史仍以忤權貴死於獄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十二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剛直果決不恤人言其政至道不拾遺嘗有狀李叅將不法者輒具叅奏李跪乞受責即杖之階下於是三軍股慄然李與權者關戚乃遂以此罷官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王先生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正德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至則理預備倉行保甲法恤窮問急訓士以孝弟忠信蓋寢食未嘗暇也其䟽奏錢寧張銳之姦天下尤壯之於是貪殘歛跡士卒飽盭乃止四月以憂去遂不復仕

琴鶴先生朱楚琦傳子訥附

琴鶴先生姓朱氏諱璿字楚琦揚州寶應縣人也初
朱諱八三者勤且克賈居財雄于鄉閭元季兵擾徙
宅縣之湖之西村既而田廬益拓樹柵植穀與里大
姓相守望又積而能散也避亂者多依之有爲之語
曰生世大難逢朱翁則謂其村曰朱村配戚氏生彥
明彥明承亂定歸復故業洪武二年編戶西南隅家
于孝遷橋側與龔氏范氏胡氏並著姓曰左龔右朱
前范後胡配陳氏生宗泰宗泰躬稼耽書不求聞達

爲鄉人稱又善曲直人事人有紛蹇輒與解平朱村人無少長咸敬服焉號坦履先生卒年八十有三配楊氏寔生琴鶴先生云先生修貌微容人望之若仙與語者皆自以爲得意也兒時嘗誦書于庭侍御鄉先生高萊菴過之誦且不輟高戲之曰鷄鳴難比鳳先生輒應之曰魚化即成龍高雅竒之長遂爲高門人配戶部鄭郎中女郎中且老憾其子姓鮮儒也心重先生廼盡挈其家歲諸籍子先生先生受而讀之益力身通小學近思錄尚書周禮國語朱子通鑑

目暨野醫農種諸書嘗挾尚書禮記從鄉之業舉子者遊偶一不利輒棄去乃益尚志養晦以自逸於是四方士從遊者數十百輩先生躬自講授不倦一尊忠信而卑文藝焉與里人范思華徐彥明爲友思華姓仇惡人憚之若尊官彥明任俠使氣睥睨一世三人者有所如里人至具酒脯往候之市肆有危樓行酤三人至先至者咸自避去不亦勿敢譁厥後又與施林塘琳周東溪安爲文字社著社約子孫世講焉伯兄曰成玉老見獨先生事之終身益恭天順戊寅

琴鶴公
脩潔而
志古乃
群微不
就尤有
逸民風
焉此傳
足肖像
矣

歲大侵每饑凡亦必以肉糜進親執匕者在左右初
先世諱昂者嘗判西安耀州有豪民逋租耀州杖之
死其家言于朝發耀州戍遼東亦且死後勾丁數
至家衆悉亡棄先生獨對之弗避也景泰間有詔舉
賢良時先生名方籍甚縣令朱瑗以白巡撫都御史
王公絃力辟先生先生曰青黃木之災也有令如賢
侯不欲吾爲太平民乎。巡撫公亦弗能奪厥志乃令
令遺先生以粟帛嘗與修天順實錄及維揚志書成
郡守映贈之先生辭不受曰公舉也居嘗畜鶴別構

一亭曰馴鶴暇日鼓琴其中充充然不知有人間世也學者稱爲琴鶴先生每出市以大笠覆首亦或稱爲圓笠先生云卒年四十有九所配郎中女者早卒無出繼配張太夫人生二子訥訥字存仁年十六廩于學官舉應天鄉試爲鄞令失意時貴調長陽再改江陵以母夫人喪歸免喪卧家不起配范氏生子應登應辰應登舉進士以南京戶部郎中轉延平知府歷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文行著于一時應辰少而能爲古文辭初江陵之教令二子克纘先業然則

琴鶴先生沒久而光載其馨者將無在斯耶史杻贊
曰鴻飛冥冥燕鵲焉知君子畜德登陟考時吁嗟朱
翁有脩其眉視軒冕涂怡怡茹芝有伊鼓有鶴伊
隨泉石之味有嘗者誰畜極而發有道斯貽奎回于
天照此子孫乃及先初亦克顯止滸湖有村號朱自
元載厥休聞千祀候存

安民泰傳

安君民泰名國號桂坡子常州無錫縣膠山堠村里
人翰林院庶吉士今裕州知州如山者之父君質貌

安君亦
豪俠不
群者得
淫野傳
引之士
君子之
林安可
以貨殖
傳名也

魁梧廣博開朗被服儒術涉獵書紀身通資治通鑑
綱目言詩發藻迥出儔行性耽山水園林蓋嘗爲父
友菊翁築菊樂園以怡其情又於園後作重園以廣
之暇則速友徜徉浩歌李白蘓軾之詩遐想逸踪思
共翱翔既而嘆曰昔人足跡半天下而國不出環堵
誠吳人也遂走京師攀躋銀山展觀天壽乃抵居庸
越龜蒙鳧繹以謁孔林於是北遊記已而泛大江
躡巨廬觀瀑布沿入武當於是西遊記已又南遊
荆溪登龍池涉震澤窮搜天目諸山遂東至海上渡

錢塘江以探禹穴窺天台鴈岩之竒皆有記記各有
圖圖各有詩太宰龍灣廖公大叅諸東洲都諫俞國
昌諸君皆爲之序其事則君固塊視三山杯觀五湖
當其志興若有人導之雖以登東山亦肯學而往也
嗟乎壯哉初正德辛巳間巡撫梧山李公欲行白茅
水利延訪于君君詳列方畧兼著勸懲法民樂趨事
登于成功李公至恨相見之晚嘉靖乙酉海寇飄發
橫爲民患中丞松月伍公聞君名檄爲幕賓時議皆
以壽賊巢穴君曰計左計左夫賊恃海爲亂出沒波

濟我軍冒險先褫魂魄莫若以賊攻賊誘執其渠魁
耳從之賊平伍公䟽其事于朝獲銀牌之賜則君
固懷才挾策明時之逸民託興于山水者毘陵富室
也未嘗規規然計贏縮之謀而高賢雄于吳中又喜
爲義舉蓋嘗捐金倡郡民築毘陵之城正德己卯歲
侵則賑穀數千石以救毘陵及旁郡之饑全活者甚
衆則其周戚黨事業師蔡約養舅氏之有終待况邦
遺孤子孫之得所可勿難矣蓋君天性孝愛或速客
觴詠以樂父心或迎醫辯藥以瘳母疾咸祇忠信無

所塗飾宜其於宗戚鄉黨者如是則夫吟咏于山水
間者豈徒然哉君先世本姓黃氏有孟信者生子茂
洪武中來繼于安明善氏茂生以恕以恕生公俊直
行謹言爲邑聞人公俊生祚即友菊翁配司馬文正
公十五世孫遠之女生君安氏畜之累世者固將于
君乎振哉君配周氏生七子分授以五經遍宿名儒
以爲師承長即如山中嘉靖己丑進士勵志古學爲
君索傳餘子姓生卒詳表誌中所著記吟葉數十卷
藏于家

論曰嘗聞之貧富在天不可力移世有晝策夜籌焦
心白首然終不能長尺寸。或并其故者而失之。乃有
起業販繒芻牧之間。後其富可敵王侯。今觀桂坡子
益驗。其彼桂坡子遨遊山水吟咏詩賦。何嘗握觚坐
肆如壘。斷人乎。然而其富自若是也。士惑於貧富之
間。而操持不堅者。觀此可以定志矣。且桂坡子俊才
有畧懿行秀文。又若是也。乃落魄於江湖林石之間。
不能沾一命榮。而世之齷齪自足才不逮乎中庸數
至顯貴者。此其窮達又何以辯也。故士無怨尤之心。

方可以得道。有混于取舍之分者。其違仁也遠矣。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因桂坡子以告云。

孫楊義交傳

孫大淵。浩者。洛陽人也。楊克敬。欽者。河南衛人也。當天順成化間。大淵克敬二翁偶面相識。心即契合。乃相謂曰。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于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大淵公若曰。果然。執知闔則修備。時用則修物。管故子曰。君子

此蓋髮富好行其德。小人富用適其力。百里不販薪。千里不
中無變之謂足。媿死一體而分。共室而居不免。尺布斗粟之譏。者矣。淫野為是。文魁岸周匝亦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用適其力。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糶。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克敬翁若曰。欽亦嘗聞白圭之好觀變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爾出取帛絮。與之以食。不亦然乎。遂同入嵩縣山中。合貲為費用。計然之策。為陶朱公之學。共爨以居。不分爾汝。人謂大淵公。曰。此楊氏之兄也。人謂克敬翁曰。此孫氏之弟也。懋遷有無。交易化居。期年而也。孽二年而操奇贏。漸積殷厚。築室嵩中。不但金帛之出入。菽粟之舍納。縑布

為其可
以風乎
未復比
于君臣
恭交即
籀子論
枕鵠鳩
耳

之卷舒無毫髮私也。雖上事雙媪如同出漆，下有懷
二人下撫男子及女子子，鞠育顧腹初無親疎之間。
雖至僇役輸將之事，互出交應。完孫者楊也，完楊者
孫也。兩氏遂起家，嵩中富厚倍於他姓，蓋三十餘年
矣。昔人云：吾治生有伊尹、呂望之謀，孫吳之用兵，商
鞅之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
取予，強不足以有守，欲學此術不可得也。此其言雖
非大道之正，然用以治生亦且有效。况於學道者乎。
往者烏氏保寡婦清，崛起寒微，適名累代，可知其故。

矣夫保清猶各自爲業也豈若孫楊兩姓義契而共興者邪大淵翁之子名鳳同予舉戊辰進士官至布政使克敬翁之孫爲予高陵儒學教諭賢孝重乎鄉閭才德名於當世又且蘭茁玉挺員員其來傳芳無窮將非兩翁義交所種之驗乎宜司訓張孔明者比膠漆之陳雷超分金之管鮑也

贊曰世人之交利在則親勢去則踈今觀楊教諭事孫方伯之禮不啻如外舅已也言稱行尊如親父母而方伯夾書亦視之如兒子輩則大淵克敬兩翁當

日交義之風。可想見矣。昔柳子厚交劉禹錫。以柳易播韓退之論。曰平居相慕悅。酒食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指天日誓死生。不相背也。一旦臨小利害。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究。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視孫楊何如哉。且夫荆一藪木也。有田氏者。高族也。止三兄弟。且欲析居。荆為之枯。既合而復榮。荆不枯不榮。三兄弟析矣。視孫楊何如哉。予嘗謂士庶人之立家。如君相之立國。古之明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昭前而照後者。皆起於魚

水相投。此心之一爾。假使君臣間有疑二。其何以致治乎。將韓子所論不偶然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